

俄羅斯中亞政策展望

劉蕭翔

國家安全研究所

壹、前言

冷戰（Cold War）後中亞地緣政治出現權力真空，引起域外強權覬覦，然而中亞乃俄羅斯重大利益之所在，亦為他日再起的重要憑藉，故俄羅斯仍視之為後院，除不欲他人染指外，更極力鞏固其於此間殘存的影響力。中亞五國雖未能真正團結一致，卻也不願全然對俄羅斯就範，更不時伺機確保自身的獨立自主。

惟俄羅斯與中亞的特殊歷史關係，復以地緣的鄰近，除讓中亞難以擺脫俄羅斯外，俄羅斯亦不會輕言退出，將中亞地區拱手讓人。故本文擬探究俄羅斯中亞政策近年面對的挑戰，並展望其未來。

貳、俄羅斯與中亞

冷戰後中亞「大博弈」（Great Game）再起，不同的是，美國取代此前英國的角色，而中亞國家雖已脫離蘇聯（Soviet Union）獨立逾三十年，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卻仍認定中亞為其後院與勢力範圍。儘管如此，蘇聯統治的遺產也未必一無是處，俄羅斯與中亞在許多領域因而有發展為共同空間的潛力，端視俄羅斯如何消弭中亞國家的「恐俄症」（Russophobia）。地緣的鄰近在某種程度上讓俄羅斯與中亞成為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但中亞國家別無選擇的成分恐怕居多。

在經濟上，對中亞國家而言，俄羅斯是重要的過境空間，也是關鍵的貿易夥伴與投資者，更為數以百萬計的中亞勞工提供就業機會。對俄羅斯而言，中亞既是俄國重要的市場，也是重要勞動力來源，更有尚待開發的過境轉運潛力。¹ 易言之，俄羅斯與中亞在經濟領域均為對方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

在軍事上，中亞則是俄羅斯南疆的重要戰略防線。蓋俄國南疆與中亞邊界長達 7,500 公里，國內有 12 個地區與中亞接壤，又有西伯利亞大鐵路——此一重要交通動脈穿越俄國南部腹地。故減少第三國在中亞的軍事存在，乃俄羅斯於此間的政策重點，並藉由「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鞏固俄國在中亞安全領域的影響力。2022 年初「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哈薩克的維和行動，即已證明自身實力，運用與否則端視俄國意願而定。²

在俄國官方定義裡，中亞乃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近鄰（near abroad）地區的一部分，故俄羅斯的中亞政策基本上從屬於其近鄰政策，旨在避免外來勢力分化區域成員與俄羅斯的關係，確保俄羅斯於此間安全的關鍵角色，以及推動歐亞政經一體化，從而鞏固俄羅斯作為全球發展與文明有影響力的主權中心地位。隨著俄羅斯不被西方接納與關係生變，近鄰的地位也愈發重要，俄羅斯與中亞地區之間的合作機制亦在 2023 年 3 月新版《俄羅斯對外政策概念》（Russia's Foreign Policy Concept）文件裡被特別提及。惟其間視近鄰為勢力範圍的心態仍展露無遺，作為近鄰之一的中亞亦擺脫不了後院的地位。³

俄羅斯視中亞為其後院的心態，與地緣政治考量有關。中亞必須是俄羅斯可恃的緩衝區，若不在其掌控下，俄國廣袤的南部腹地則猶如不設防狀態，對俄人的心理壓力難以言喻。惟此亦僅是俄國單方面的考量，未必能被中亞國家接受。強鄰在側，復以蘇聯統治陰霾猶未遠矣，如何

1. 以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STC）為例，其不僅途經亞塞拜然，未來還有可能延伸至土庫曼與哈薩克。此外，從中國到俄羅斯的貨物運輸已開始取道中哈鐵路，這將有助於減輕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負擔。哈薩克亦能運用鐵路將俄國的金屬和煤炭轉運出口至中國。參見 Марсель Салих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23 мая 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ekonomicheskie-svyazi-tsentralnoy-azii-i-rossii/?ysclid=1kl30awa>.

2. Эрдэнэцогт Доржпалам, “Росс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ОДКБ,”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17 мая 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ossiya-tsentralnaya-aziya-i-odkb/>.

3.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1 марта 202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確保自身的安全與發展一直是中亞國家重要的挑戰。適逢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經動盪國力下滑，域外強權趁機進入中亞，惟大國於此間的博弈，對中亞國家卻不啻為平衡俄國影響的助力。

參、俄烏戰爭的衝擊

俄烏戰爭迄今已逾年半，不僅未見曙光，更演變為消耗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軍援烏克蘭，還對俄羅斯祭出前所未見的經濟制裁，欲使俄羅斯無力再戰，而讓戰爭儘早落幕。與俄羅斯有密切經濟聯繫的中亞，也不意外地受到影響。

一、穩定中亞乃俄羅斯當務之急

在俄烏戰爭戰事未如預期後，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先於 2022 年 6 月出席裡海高峰會（Caspian Summit），並訪問土庫曼與塔吉克，後又於 9 月訪問烏茲別克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元首高峰會，10 月再出訪哈薩克，12 月時則訪問吉爾吉斯並出席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高峰會。

2022 年 10 月 14 日，莫斯科於俄羅斯與中亞五國建交 30 周年之際，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發起首屆俄羅斯—中亞領導人高峰會。普欽表示「俄羅斯與中亞」模式係對「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聯盟與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等既有模式的補充。正因俄羅斯與中亞的關係受到外界干擾，才促使我們啟動所有的互動機制。俄羅斯願與中亞國家擴大多邊合作，建立新供應鏈，協助當地恢復統一電力系統，並建設新跨歐亞運輸走廊。⁴ 普欽近年來首次訪問所有中亞國家，以及舉辦領導人會晤機制之舉，已反映其穩固中亞的戰略考量。

4. "First Summit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Russia Held in Astana," *News Central Asia*, October 16, 2022,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2/10/16/first-summit-of-the-central-asian-countries-and-russia-held-in-astana/>.

由於經濟制裁之故，許多西方企業或國際大廠紛紛暫停或結束在俄羅斯的營業。爲了化解國內商品與生產料件短缺的困境，俄羅斯遂於2022年6月實施「平行進口」合法化政策，允許零售商在未經商標所有者許可的情況下從國外進口產品。在西方對俄嚴厲經濟制裁下，與俄羅斯經濟關係緊密的中亞國家不僅未遭池魚之殃，此時反倒得以轉售俄國亟需的商品而意外獲益。據統計，2022年哈薩克的對俄出口即增長25%，而2023年前兩個月的年增長率則達到32%。2022年哈俄貿易同比增長更超過60%。⁵在長期制裁壓力下，平行進口可望替代高達40%因制裁而中斷的傳統國際供應，與之配套的物流與清關服務亦應運而生。⁶再者，若干企業撤離俄羅斯後轉而遷徙至中亞重啓爐灶，畢竟俄國市場仍有相當的吸引力。俄國富人爲避免被徵召亦湧入中亞，此亦爲中亞國家帶來額外金流。2022年，烏茲別克境外匯款即達169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創歷史新高，其中85%約145億美元的匯款即來自俄國。⁷

爲因應西方的金融制裁，俄國副總理奧弗丘克（Alexei Overchuk）早於2022年5月「歐亞經濟論壇」，便呼籲規劃至2035年前的歐亞經濟聯盟戰略，並強調促進聯盟的區域化合作與物流鏈，與創建獨立支付系統和以本國貨幣支付的公共空間，從而促進聯盟內部的互聯互通。總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亦於2023年2月「數位阿拉木圖國際論壇」，呼籲歐亞經濟聯盟成員爲技術主權合作，因爲各國內部並無足夠的市場支持先進技術的創造發展，而唯有合作方能實現目標。⁸

5. Марсель Салих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23 мая 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ekonomicheskie-svyazi-tsentralnoy-azii-i-rossii/?ysclid=lk130awa>.

6. Алексей Дуэль, “Компании смогут заработать на параллельном импорте,”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6 мая 2022, https://aif.ru/money/economy/kompanii_smogut_zarabotat_na_parallelnom_importe.

7. 〈2022年烏茲別克斯坦境外匯款總額達169億美元〉，《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2023年1月31日，<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1/20230103381304.shtml>。

8. “Алексей Оверчук: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создавать стратегию ЕАЭС до 2035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6 мая 2022, <http://government.ru/news/45519/>; “Мишустин призвал ЕАЭС к кооперации рад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3 февраля 2023, <https://ria.ru/20230203/suverenitet-1849427694.html>.

從俄羅斯應處俄烏戰爭長期化與西方相關制裁舉措觀之，中亞顯然不僅成爲俄羅斯迴避與化解西方經濟制裁的巧門，更是俄羅斯必須穩固的近鄰地區。

二、西方策反與中亞國家態度的轉折

俄烏戰爭的爆發與「恐俄症」的陰影，讓中亞國家一度擔憂自己是否會成爲下一個烏克蘭，因而與俄羅斯保持適度距離。例如 2022 年 5 月於莫斯科召開的集體安全組織高峰會，儘管與會者肯定集體安全組織在中亞的作用，但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卻刻意迴避俄烏戰爭議題。同年 6 月的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普欽再度拋出俄烏戰爭議題，盼能爭取與會元首支持。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卻託辭「國家完整」與「民族自決」原則的矛盾性，表示不承認科索沃、南奧塞梯亞或阿布哈茲的國家地位，故對烏東地區的頓內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共和國的態度亦然。惟托卡耶夫仍呼籲強化歐亞經濟聯盟潛力與制定聯盟新貿易戰略，並支持俄國「大歐亞夥伴關係」（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倡議。⁹

中亞國家的反應也爲近年淡出中亞的美國重啓機會之窗，2022 年 4 月以來，美國副國務卿澤雅（Uzra Zeya）、助理國務卿盧（Donald Lu），乃至於中央司令部庫里拉（Michael Kurilla）上將等高層官員，短短數個月內即頻繁造訪中亞各國，試圖重獲對中亞的影響力。就中亞成爲對俄經濟制裁漏洞的現象，西方國家亦未視而不見。西方官員除了向中亞高層要求停止對俄羅斯貨運輸送外，中亞當地傳媒亦在美國資助下展開宣傳，說服民眾停止貨物流通。惟諸般努力仍遭到中亞國家以各種方式化解，例如官員告病推辭、延遲談判，或提出明顯不可能實現的要求作爲交換條件。儘管如此，西方的遊說或相關掣肘作爲仍構成一定

9.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7 июня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669>.

壓力，然而中亞國家當局亦有因應之道，例如公開聲稱遵守西方的制裁要求，當地傳媒或網路社群也出現大勢已去的聲音，但平行進口的貨物實際上仍舊繼續運往俄羅斯。¹⁰

西方國家策反未遂，除了中亞國家務實趨利的傾向外，亦與其未能提出具體且能立即兌現的政策有關。美國及其盟友泰半僅是提出模糊的建議，構想新的經濟合作計畫，作為替代中亞與俄羅斯合作的方案與誘因，惟此僅是對新投資項目的承諾，而目的則是試圖將對俄經濟制裁波及中亞國家的影響降至最低，¹¹ 然而昔日美國「新絲綢之路計畫」（New Silk Road Initiative）若干意圖降低俄羅斯與中國影響力的重點專案，其半途而廢或退出之例仍殷鑑不遠。西方要取信中亞國家並在當地扎穩根基顯非易事，亦非一蹴可幾之事。

中亞國家當前雖然採取不選邊站，亦不得罪俄羅斯或西方的模糊立場，惟持續與否卻仍待觀察，而俄烏戰爭的戰況無疑將是一大變數。在刻板印象與宣傳影響下，中亞國家精英階層對俄羅斯在這場戰爭的前景原本並不看好，然而近期卻開始轉為正面。此一轉變與烏克蘭在 2023 年中後的反攻未如預期、華盛頓與莫斯科進行幕後談判的嘗試，以及俄國經濟數據穩定的現象不無關聯。在 2023 年 8 至 9 月間，中亞國家甚至開始意識到，西方這一年半以來對烏克蘭的軍援顯然未能擊敗俄羅斯，甚至很可能永遠不會有所幫助。¹² 在戰爭轉為消耗戰下，俄烏戰事延續至 2024 年的可能性大增，戰況後續發展與對誰有利，則將明顯左右中亞國家後續的態度。

10.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13 октября 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sentralnaya-aziya-konkurentsia-ili-sotrudnichestvo/>.

11. Станислав Притчин,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оиски форматов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нов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1 июня 2022,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ossiya-i-tsentralnaya-aziya-poiski-formatov-vzaimodeystviya/>.

12. Михайл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肆、俄羅斯中亞政策的挑戰

2014年「烏克蘭危機」(Ukraine crisis)讓俄羅斯陷入外交困境後，從大歐洲轉向大歐亞的大戰略——「大歐亞夥伴關係」遂於2016年6月浮上檯面，最終目的則是建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包含所有歐亞大陸國家的廣泛共同體。¹³惟在俄烏戰爭影響下，「大歐亞」的構想恐怕僅剩亞洲部分尚可遂行，而包含中亞國家在內的近鄰地區將是俄國外交的基石，然而期間中亞的區域自主性卻愈發強烈，復以域外強權仍伺機而動，凡此皆為俄羅斯中亞政策的挑戰。

一、中亞區域自主性提升

中亞國家並不樂見當地成為大國博弈之地，況且中亞五國也各有國家利益，也正因如此，中亞地區的整合從非易事。1990年代中亞國家雖曾有過整合的努力，但烏茲別克與哈薩克對中亞領導權的競爭卻讓整合功敗垂成。儘管如此，中亞國家仍未放棄確保自身獨立自主的可能機會。

2014年「烏克蘭危機」使中亞國家對俄羅斯的警惕升高，中亞國家亦逐漸意識到團結是應對外來勢力與提升自我份量的最佳方式。上合組織前秘書長阿利莫夫(Rashid Alimov)即指出，中亞國家已懂得開始運用國際平臺集體對外發聲，例如從2021年起，中亞在上合組織的官方文件裡便開始被指定為組織核心。近年中亞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亦提出了超過二十項涵蓋人類面臨最迫切問題的決議案：從核不擴散機制到青年問題，再到保護冰川。2022年7月28日，在中亞五國的倡議下，聯合國大會更通過了一項特別決議宣布中亞為和平、信任和合作區域。¹⁴是項

13.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Мир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и систе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будущем,"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No. 5 (30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mir-na-perepute-i-sistema-mezhdunarodnyh-otnoshenij-v-budushhem/>.

14. Рашид Алим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 новому качеству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егионе,"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13 сентября 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sentralnaya-aziya-k-novomu-kachestvu-otnosheniy/>.

決議在俄烏戰爭當下自是意味深遠，透過集體發聲顯然是最佳方式，除能避免單一國家側重自身利益之虞，又能避免域外強權的分化，並能貫徹此前不偏不倚的立場。

另一方面，此前中斷的整合亦於 2018 年重啓，是年 3 月中亞哈烏吉塔四國元首與土庫曼議長於阿斯塔納會晤。此乃 20 年來中亞領導人的首次單獨聚會，並再度重啓中亞整合進程。翌年起更由五國總統參加，成爲名符其實的中亞高峰會。¹⁵ 中亞區域自主性的提升對俄羅斯絕非佳音，代表中亞有朝一日將不再是俄羅斯認知中的後院，亦不能再以過往上對下的態度對待中亞。在俄烏戰爭當下，俄羅斯僅剩「轉向東方」（pivot to East）一途，如何將外交政策的中亞焦點，納入更全球面向的東方向量，將是俄羅斯中亞政策未來必須面對的考驗。

二、域外強權的覬覦與轉機

美俄對抗一直是冷戰後中亞地緣政治競爭的主軸，期間美國數度進出中亞，儘管未能動搖俄國於此間的根基，卻仍不容小覷。中國則是另一個覬覦中亞的大國，上合組織則爲俄羅斯與中國於此間合作的平臺。儘管中國在中亞的經濟影響力已超越俄羅斯，但正因爲有美國的存在，以及中國在安全領域的自我克制，使得俄中兩國在中亞的合作仍大於競爭。

大國在中亞地區有利益的分歧，對中亞國家無異是利多狀態，蓋大國之間若互相制衡，除有利於中亞國家外，亦能避免受單一大國主導，也能爲中亞國家開拓更大的活動空間。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影響力的逐漸下滑與其他大國的進入即能印證。

大國進入中亞的模式，不外雙邊與多邊兩種。上述的美俄中大國由於關切面向不一，故較爲重視雙邊對話。反觀與中亞利害關係不大的國

15. 趙華勝，〈西北望 | 變化中的中亞之一：走向新「中亞模式」？〉，《澎湃研究所》，2023 年 5 月 1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42602。

家，例如日本與韓國則偏好將中亞作為整體對待交往，因而也出現所謂的「五加一」模式。之後大國也在 2010 年代啓動與中亞的「五加一」模式，並從部長級提升至元首級。¹⁶ 此對亟欲提升區域自主性的中亞國家自然是助益，然而不同的聲音也同樣存在。塔吉克學者哈伊達羅夫（Rustam Khaydarov）即提出警告，中亞雖然自視為國際秩序的積極主體，但「五加一」模式卻可能讓中亞淪為大國與區域參與者的附庸客體，蓋西方仍堅持將中亞捲入其與俄羅斯的對抗，並要求中亞國家從中做出抉擇。對西方而言，中亞僅是對抗俄羅斯與中國的跳板，卻無法提供俄中兩國在中亞的安全與經濟的替代方案。¹⁷ 此顯示當中亞作為單一整體時，固然能反映集體利益，然而個別國家仍有自身考量，如何求同存異則是一大考驗。

2022 年 10 月，塔吉克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在首屆「俄羅斯—中亞領導人高峰會」上對普欽不遜的語氣與抱怨，常被外界視為俄羅斯因為身陷戰爭泥淖而在中亞影響力下降的例證。然而，拉赫蒙真正的意圖卻因為出言不遜而被多數人忽略，正因其認為俄羅斯忽略與中亞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所以才表達抗議並公開要求俄羅斯重視與增加對中亞的投資。主權與獨立是中亞國家論及外交時常見的言辭，然而更重要卻未公開表露的外交立場：國內威權穩定的優先考量才是重點。中亞與俄羅斯之間的威權連結，在過去十年頗有助於中亞政權的穩定。故中亞國家與各方保持距離自有其用意，此既不會疏遠威權支持的重要助力，也不會遭遇西方可能的破壞性批評。¹⁸ 與中亞國家間的威權連結此際反倒成為俄羅斯甚於其他域外強權的優勢之一，至少該威權利基在短期

16. 趙華勝，〈西北望 | 變化中的中亞之一：走向新「中亞模式」？〉。

17. Рустам Хайдаров,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22 мая 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spektivy-sotrudnichestva-rossii-i-tsentralnoy-azii/>.

18. Luca Anceschi, “The Right Distance: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289, November 30, 2022, pp. 2-3.

內並不易消逝。如何運用此一優勢穩固中亞，並團結中亞國家的向心力，進而消弭此間的「恐俄症」亦是俄羅斯必須面對的課題。

伍、結語

俄羅斯於冷戰後在中亞影響力的下降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蘇聯時期的政經遺緒與地緣的鄰近，卻讓俄羅斯在此仍有一席之地。俄烏戰爭並未強化中亞國家對俄羅斯的離心傾向，反而讓中亞國家意外受惠，而西方於其間的策反亦未獲得預期成效。在俄烏戰爭進入消耗戰與長期化下，抱持觀望態度的中亞國家，短期內料將持續目前的多邊平衡政策，並在各方間保持模糊中立立場，而此反倒有助於俄羅斯與中亞國家關係的穩固。

獨立與自主向來是中亞國家追求的目標，近年中亞區域自主性亦不斷提升中，此對俄羅斯絕非佳音，代表中亞有朝一日將不再是俄羅斯所認知的後院。惟在俄烏戰爭當下，俄羅斯僅能「轉向東方」，而包含中亞在內的近鄰地區更是俄國外交未來的基石。如何將中亞納入更全球面向的東方向量，將是俄羅斯中亞政策必須面對的考驗。域外強權向來是俄羅斯在中亞的挑戰，儘管尚未能動搖俄羅斯於此間的根基，但大國未來於中亞的博弈將是能預見之事。與中亞國家間的威權連結仍是俄羅斯的優勢之一，如何藉此穩固中亞，進而消弭此間的「恐俄症」則是俄羅斯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本文作者劉蕭翔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國際關係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安全研究、俄羅斯暨歐亞區域研究、北極地緣政治、中國「一帶一路」。

Prospects for Russia's Central Asia Policy

Shiau-Shyang Liou

Divi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Due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egacy of the Soviet era and it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Russia continues to maintain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even long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current Russo-Ukrainian War has not strengthene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entrifugal tendencies toward Russia. Instead, these countries have unexpectedly benefited, and the West attempts to counterac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not yielded the expected results. In the prolonged Russo-Ukrainian Wa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ich are adopting a wait-and-see attitude at present, are likely to continue their current policy of multilateral balance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pursuing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remains their consistent goal.

The recent enhancement of autonomy in Central Asia suggests that one day the region may no longer be perceived by Russia as its backyard. Due to the Russo-Ukrainian War and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Russia has been forced to adopt the "pivot to the East" policy, with the "near abroad", including Central Asia, forming the cornerstone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is on the horizon, and Russia's advantage lies in its authoritarian connec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incorporating Central Asia into a more globally oriented Eastern vector and dispelling the "Russophobia" in the region poses challenges that Russia's Central Asian policy must overcome.

Keywords: Russia, Central Asia, Russo-Ukrainian War, Great Game, Russophobia